

◎创作谈

# 择一事，终一生

祝勇



祝勇

我很早就对汉字表现出由衷的迷恋。我相信汉字是古代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之一，对中华文明有奠基之功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汉字当作一种语言交流工具，任何一种文字都可以是语言交流工具，但汉字不同，它决定了中国人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，甚至决定了我们文明的走向。假如没有汉字，还有王羲之、颜真卿吗？假如没有汉字，还有李白、杜甫吗？试想，王羲之、颜真卿若用英文写书法，李白、杜甫用拉丁文写诗，会怎样？月落乌啼、江枫渔火，每一个汉字，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，有立体的层次，有无穷的韵味。

我从小喜欢读书，是因为那些书是用汉字印刷的，哪怕是外国文学，也是翻译成汉字的。所以我是从汉字笔画的转折中去了解世界，去体味人生的。汉字是长在我们身体里的文字，是我们生命中的文字。假若我们的文字不是汉字，我简直不能确定我是否还会热爱文学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沉醉在汉字的世界里，至少在读中学时，就开始在自习时读托尔斯泰、雨果、茨威格，把物理、化学这些教科书衬在外面作挡箭牌。到北京上大学，正逢上世纪80年代，莫言、余华、马原、王安忆等作家的作品方兴未艾，我被他们的文字所吸引。我读莫言的《红高粱》，读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，读张承志的《黑骏马》，读马原的《虚构》……这些文字给我带来的冲击力，至今记忆犹新。我崇拜写作者，惊奇于他们能在方寸之间创造一个浩瀚无穷的世界，他们是真正的魔法师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我一心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，哪怕成为他们的十分之一也好。我从那时就开始写作，当然还不能叫写作，最多只能叫写，从不自量力的年轻时代，一直写到现在。

自1993年出版第一本习作，转眼30多年过去，我拉拉杂杂写下几十本书，有小说，有散文，有非虚构，也有学术理论文章，约数百万字。2013年起，东方出版社陆续出版《祝勇作品系列》，收进了我的12种单行本。2023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祝勇故宫系列》也刚好出版了12卷，其中有“艺术史三部曲”（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《故宫的古画之美》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），也有“非虚构三部曲”（《故宫六百年》《最后的皇朝》《故宫文物南迁》）。虽然还没有收入我的第三个三部曲，即长篇小说“《国宝》三部曲”，也不包括我正在写作的多卷本《故宫艺术史》，但依旧有人说，我写得太多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写作。在我看来，没有量，哪来的质呢？其实，我写得不能算多，只是因为每日坚持，从不放弃，集腋成裘，慢慢就显出了规模。

写作不是一时的选择，而是一生的事业。俄罗斯出版《托尔斯泰全集》多达90卷，这是一个终生写作者所累积的成果。我不敢与托尔斯泰攀比，但我知道写作有赖于日复一日的努力，偷不得懒。有人认为我写得多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许多比我更有才华的人中途转行，少有人能在写作的世界里从一而终。时过境迁，和我一批的写作者，变成了寥寥落落的三五个人，七八条枪。创作是一条艰苦的路，需要上下求索，许多人等不得，转而谋求功和利。但写作这件事，恰

恰与急功近利没有关系，不仅“急”不得，而且也没有什么“功”和“利”。

当代文学史上最敬佩的作家是柳青先生，他当年为写《创业史》而自降级别，放弃在北京的优渥生活，到陕西省长安县挂职县委副书记，其实是在皇甫村扎根。脱掉了四个兜的干部服，换上农民穿的对襟袄，他把自己变成农民的一员。他的《创业史》，自1953年动笔，直到他1978年去世仍未写完，真正成了一场文学马拉松。正是这种在今天看来具有某种自我牺牲精神的写作，使得已经完成的《创业史》（原计划写四部）成为当代文学经典。在红尘世界里，柳青的做法可能有点迂；但在文学的视野里，他却成为永恒。

择一事，终一生，这在今天成为一句流行语，但说起来简单，真正做到，又是何其艰难！我之所以一路走来，心无旁骛，不能只用“坚持”二字概括，归根结底，还是热爱——如我前面所说，对汉字所缔造的那个博大、深厚、瑰丽的世界充满迷恋。写作不是苦刑，而是一种精神享受，乐中有苦，苦中有乐，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。我无法摆脱它，更不愿摆脱它。在文字的世界里，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富足，什么样的现实利益，都无法取代文字世界里的自我实现感。好的文字，可以让人获得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写作赋予我们独立的人格，一个优秀的作家，是自己文字世界的主宰者。

倏忽间，人生已过大半，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已然是“尘满面，鬓如霜”了。蓦然回

首，不知道算是成功还是失败。或许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，只有选择不同而已。人的一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一种成功可能就意味着另一种失败，反过来，一种失败也暗藏着另一种成功。我选择在写作中度过此生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无怨无悔。

很多人知道我，是因为我写故宫。今年初，在我的好友、辽海出版社社长柳青松的动员下，《祝勇著述集》第一批作品出版。这套著述集涵盖范围比《祝勇故宫系列》更广，因为我的笔下不只有故宫，还试图容纳一个更加深远广袤的世界，不只有时势、王朝这些宏大主题，更容纳了小桥流水、紫陌红尘里的日常生活，以及蕴含在日常生活的文化乡愁。因此这套书中有记录我多年行止、领略山河、感悟人间的散文（《月枕山河》），有我向前辈大家访谈求教的对话（《大家的大家》），有我关于写作的粗浅感言（《历史的复活术》），有我回答媒体采访一抒胸臆的表白（《文学的故宫》《洞见故宫之美》），甚至有我与名家师友的通信精选（《恰如灯下故人》），还有一些著述正在整理，不日也将收入文集中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套跨文体的著述集，有著，有述，还有一些体现我创作历程的原始资料档案，生动还原了我在文字世界里寻寻觅觅、上下求索、一路走来的艰辛，也透露出“暮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；却顾所来径，苍苔横翠微”的快意与自足。

（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）



《中国之美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）是郭文斌的散文新作，也是他在文学、文化问题上的阶段性总结和新思考。郭文斌都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土生活中风俗的多姿多彩，梳理了风俗之所以形成的自然与社会基础。细读书中关于风俗的描写，哪怕仅一个年俗，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。过年期间的衣食住行，一招一式，都有说法，都有出处。

这些叙述与描写不是从书本到书本，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堆砌，而是生活的体验与实践，是田野调查的考证与阐释，它们几乎可以比肩文化人类学。它让读者重新认识到，风俗是建立在自然、生活、劳动与血缘基础上的，在规范与调节人与自然、人与人的关系上具有坚实而隐秘的作用。它是道德、生活习惯等的集中体现，实际上以生活的具体方式参与了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培育、塑造、修复甚至重建。从本质上说，风俗是一种仪式、一种文化记忆，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。这正是郭文斌的文化散文远不止于一般描写的原因。

郭文斌努力挖掘日常生活的仪式、礼俗与程序中积淀的文化内涵，揭示其丰富的象征意义，让我们感受到“小传统”的力量。以本书开篇的《中国之美》为例，它重点谈到了农历。农历的内涵非常丰富，它不仅是一个时间表，而且关涉到天文、地理、宗教、风俗、生产、生活等诸多方面。围绕它产生的一套丰富的话语系统，不仅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，还是“天文编程、人文编程、教育编程、幸福学编程，甚至是人类学编程”。

郭文斌自觉地给自己的写作赋予一种新作用——文学一定要有祝福的功能。而这功能的逻辑发展，就是让文学走进生活，走向社会，走入大众。他的理解是：“文化一定要让百姓能用、愿用、常用、广用。必须像大米面粉一样成为百姓必需，像阳光空气一样让人离不开”。这里所说的“文化”是具体而明确的，那就是郭文斌从乡村风俗开始，一路寻觅过来

## 感受乡土生活的多姿多彩

读郭文斌散文集《中国之美》

汪政

的中华传统文化。这种态度更使他衍生出多重身份。郭文斌是一位作家，又是一位文化学者、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习者、一位心理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志愿者、一位文化公益事业的贡献者。

于是，有了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活动。它让人们发现，“每个人都是一个安详的拥有者，只不过它在沉睡，只要唤醒它就足矣；或者说，每个人都是一眼安详的清泉，只要把其中的泥沙淘尽就是”。于是，有了《弟子规》解读课程和《朱柏庐治家格言》解读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郭文斌重点从人的生命力构建、人的潜能开发等角度，阐述一种整体教育观，界说一种对于现代人来说十分重要的生命状态，“那就在第一规定性里找到人生最低成本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让阳光、温暖、诗性、安详、喜悦充满每个人的心房”。于是，有了《记住乡愁》大型纪录片。以“关注古老村落状态，讲述中国乡土故事，重温世代相传祖训，寻找传统文化基因”为宗旨，纪录片展现传统村落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、布局合理的人文景观、丰富多彩的民俗、独具特色的乡土风物、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。郭文斌走进一个又一个村落、社区，对乡愁有了新的理解与解读。乡愁是生机、是春意，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个“宗”，是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的那个“本”。

《中国之美》是作者对中国之“美”的寻找与发现，也是作者文化实践的纪录，是一本写在大地上的书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、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）

## 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——读何述强《时间之野》

梁福根

散文集《时间之野》（漓江出版社）中，少数民族题材过半。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何述强，以民胞物与的情怀，通过描绘南岭这片多彩热土上各民族的风物、人物、文化等，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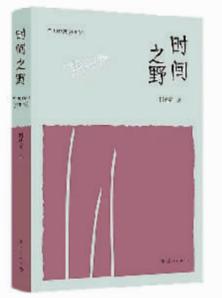
风物是带有深厚地理文化内涵的风光景物。在《时间之野》中，有苗族同胞居住的云雾飘渺、泉水甘甜、莽莽苍苍的大苗山，有侗家儿女居住的三省坡下圣洁的侗天湖，有毛南族兄弟聚居莽莽森林之侧的九万大山南麓，有布努瑶姐妹生活的七百弄大石山区……从九万大山到十万大山，从龙江河流域到红水河流域，从黔桂边境的林莽幽壑，到北部湾滨海雾雨中的红树林，再到浩瀚大海中的京族三岛，这些都成为张原这个夏天难以忘怀的伙伴。小主人公在一段段奇特经历中体会人间五味，感受着坚韧、温暖与力量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。《时间之野》中的各民族人物和文化，在交往、交流、交融中形成共同体。一如《回到竹筒——忻城漫笔》，赞颂忻城壮族老教师石秀毓耗时17年，用整卡车的竹子削成近15万片竹筒，把一整部《本草纲目》抄在了竹筒上。作者写道，“在我看来，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次古老的仪式……对于经典，这应当是最高礼遇了。南方，正是用如此质朴的方式感恩一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经典，以一颗无比寂寞和深情的赤子之心顶礼一部伟大的作品，这种爱，深沉而内敛。”

南岭走廊横跨湘、桂、粤、赣四省（区），是南北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重要通道，河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书中的《千秋眉眼望江河》写壮、瑶、毛南、仫佬、汉等民族及其文化在龙江河流域的互动交流。《江山诗意此中藏》写红水河的子民们共同在千峰百嶂间开辟美丽家园。《汉文化与黔桂边陲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融合、生发，交相辉映。星星与星星不会相互埋没，相反，它们共同的光芒会使天空更加明亮》。《灵渠梦寻》写灵渠开凿使“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就紧紧握手了，血脉相连了。”

《时间之野》立足南岭走廊，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意，有温厚的情怀、历史的眼光、时代的使命、诗化的力量，为我们了解南岭大地的民族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（作者系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）



## 报告文学《群山回响》

讲述浙江乡村全面振兴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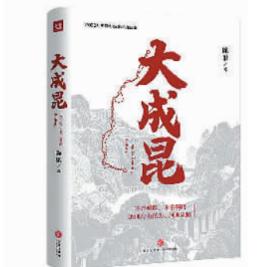
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由文艺报社、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的李英长篇报告文学《群山回响》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。长篇报告文学《群山回响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作者李英将视线聚焦在浙江广袤的乡村大地上，书写不断迭代升级的“千万工程”引领乡村走向美丽、共富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果实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在宏阔的乡村振兴背景下，李英聚焦浙江的“千万工程”，是文学对时代的呼应和记录，为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别样的文学样本。作品描绘了“千万工程”推进过程中乡村人物群像，不仅有当地人，还有回乡的浙商、创客、大学生等，他们是新农村的创业者、带头人，奋斗经历清晰可见。同时，作品采用团块结构，记录各个村庄因地制宜发展的故事，提供了多元化的经验，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内容让人印象深刻。

## 报告文学《大成昆》

全方位记录成昆铁路建设



本报电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的作家陈果长篇报告文学《大成昆》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。1970年7月，成昆铁路建成通车。这条钢铁巨龙越江河、跨峡谷，穿过高烈度地震区，把天堑变通途，为人类在复杂地质、峻险山区建设高标准铁路创造了成功范例，堪称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。2022年12月，成昆铁路复线建成通车。新一代建设者接过前辈的旗帜，坚持奋斗，攻克白云岩砂化、突泥涌水等世界级难题，再建奇功。陈果的《大成昆》跨度半个多世纪，围绕成昆铁路及其复线建设故事，全方位记录这一共和国建设史上的重大工程，展现工程建设者们“坚守实干、创新争先”的宝贵精神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中共中央做出三线建设重要战略决策60周年，天地出版社推出的《大成昆》题材宏大、立意深远、恰逢其时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该书记录时代发展、承载国家记忆，唱响了一曲动人心弦的英雄主义之歌。

## 儿童文学《我的世界》

聚焦外卖骑手子女生活



本报电（张立童）近日，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主办、新蕾出版社承办的“新时代新写作 新担当——《我的世界》创作研讨会”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。青年作家左晗创作的《我的世界》是首部聚焦外卖骑手子女生活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作品。该书以外卖骑手的孩子张原随父母在北京过暑假为引子，用孩子的眼睛打量穿行在城市中的外卖骑手，并试图追随他们在城市里的独特轨迹，呈现外卖骑手的职业特殊性。无论是同为骑手子女的女孩小草，还是偶然结识的男孩北北，都成为张原这个夏天难以忘怀的伙伴。小主人公在一段段奇特经历中体会人间五味，感受着坚韧、温暖与力量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《我的世界》题材新颖，直击心灵，用平实语调讲述身边人、身边事，生动描绘新时代生活画卷，将主题性、文学性、可读性良好结合，以独到眼光为读者描绘了不同儿童群体的生存境况。作者满怀热忱赞美新兴劳动者群体，让孩子们在如万花筒般的世界里大开眼界，是一部引人向善、向善、向美之作。